

面对这个时代
我们需要开阔的历史
和世界性视野

做一个 清醒的 现代人

刘擎

著

呈现观念与现实的完美结合
澄清我们的处境与自我理解
重建对未来的想象

蔡康永 | 刘瑜 | 施展 | 李筠

——联袂推荐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CS-BOOKY

博集天卷

CS-BOOKY

蔡康永 我们常常放弃自己，想要蒙混度日；但刘擎教授不想放弃我们，他希望我们醒来。这就是他的热情、他的可爱、他的理直气壮。知道他在乎我们，谁还能把脸转开呢？

刘瑜 刘擎可能是最配得上“娓娓道来”这个词的学者，他的语言干净而准确，讲道理善于以退为进，他总在追问最重大的问题，但并不急于找到答案，而是引领读者探寻沿途层峦叠嶂的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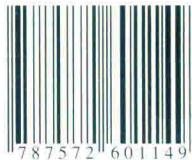
施展 这个世界会变好吗？相信身处当下动荡多变、思想激辩时代的年轻人面对这一问题，多少会有迷茫与彷徨。刘擎老师在这本书里，将高远的哲学观念与世界真实状况的联系展示给大家。如果你对时代与自身有困惑，来跟随他做一次思想的体操与观念的探险吧。

李筠 刘擎老师一直是中文世界公共写作的典范。他奇妙地把渊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思考清晰明快、亲切友好、情义满满地呈现给读者。没有居高临下的训导，只有真诚的智识邀约。他约我们一起思考和讨论关乎我们每个人的议题，在清明的理智中携手走向未来。

更多免费赠书
更多精彩福利
扫码喜提！



上架建议：畅销·文化
ISBN 978-7-5726-0114-9



9 787572 601149 >

定价：68.00元

做一个 清醒的 现代人

刘擎

著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 刘擎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1.4
ISBN 978-7-5726-0114-9

I. ①做… II. ①刘… III. ①书评—中国—现代—选集②哲学—文集 IV. ①G236②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050807 号

上架建议: 畅销·文化

ZUO YI GE QINGXING DE XIANDAI REN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作 者: 刘 擎

出 版 人: 曾赛丰

项目统筹: 吕 航

监 制: 秦 青

责任编辑: 匡杨乐

特别支持: 王 野 余 卯

特约策划: 曹 煜

文字编辑: 巩树蓉

营销编辑: 刘 迪 张艾茵

版式设计: 李 洁

封面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出 版 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80mm × 955mm 1/16

字 数: 211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2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726-0114-9

定 价: 68.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自序 在新的地平线上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年轻的时候就听崔健这样唱过，而20多年来，时代的节奏似乎从未放缓。也许，这个世界一直是动荡多变的，只是今天全球化的浪潮吞没了各种疏隔的屏障，让人更真切地感受八面来风的冲击，时而惊喜，时而惊慌。

“全球化”究竟是什么？在一次讲座中，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教授巴格沃蒂曾给出一个自称“最为真确的定义”，那就是“戴安娜王妃之死”。何以如此？他的解释是：“一位英国的王妃，带着埃及的男友，在法国的一条隧道里撞车，开的是一辆德国车，安装着荷兰的发动机。司机是一个比利时人，喝多了苏格兰的威士忌。追赶他们的是意大利的狗仔队，骑着日本的摩托车。为她治疗的一位美国医生，用的是巴西的药品。这个消息是一个加拿大人传出的，使用的是比尔·盖茨的技术。而你可能正在一台电脑上阅读这个消息，这台电脑用的是中国台湾造的芯片、韩国产的显示器，由一个印度的卡车司机运输，被一些印尼人截获，由硅谷的码头工人卸货，然后由一个墨西哥非法移民运送给你……我的朋友，这就是全球化。”

作为全球化现象的一个缩影事件，戴安娜之死或许过于戏剧化了。我们来看看身边更为寻常的文化生活情景。若以戏仿的笔触可以如是描述：这是一名中国大学生的一天，背诵英语是早晨起来后的首要任务。上午第一门课学习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第二门课听老师讲述北欧的“福利国家制度”。下午参阅英国学者写的《欧洲战后史》写作业，同时听着耳机里法国歌手艾莉婕（Alizée）的歌声。晚饭前最后一小时参加了印度“瑜伽班”的健身运动。晚上的第二专业选修课是“工商管理”，使用的是美国哈佛商学院的教材（山寨版）。回到寝室后在网上看了一部非常文艺的伊朗电影，随后在新浪微博上写下自己的观后感（又“翻墙”到脸书上再发一遍），然后刷微博几十篇直到心生倦意。临睡前念几篇《论语》慢慢进入梦乡。

我们今天享有的物质和文化“产品”，有相当大的部分源自异国他乡。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超出了原有的地方性，与更遥远更开阔的世界交织在一起。以地理疆界标识的那个“本土文化”逐渐失去了清晰的轮廓，汇入了正在浮现的新的地平线。有人赞美“开放”，有人哀叹“混乱”，但无论如何，空间上横向的现代文化与时间上纵向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越来越深刻地交汇融合，共同构成了我们“纵横交错”的背景和视域。那么，“我们”是谁？中国有多特殊？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还是“纯粹的中国人”？我们追求的理想生活图景究竟是什么？在新的地平线上，许多确定无疑“原本如此”的信念与感知，会遭遇到“为何如此”的疑问，或者“未必如此”的困惑，甚至“不必如此”的否定。

生逢动荡多变的世界，我们身处思想激辩的时代。这个文集的大

部分篇章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事关公共问题的讨论。学者介入公共写作在古今中外屡见不鲜，成败都不乏先例。杰出的文章往往是学理与评说相映成辉，执着于真理与良知，又避开偏执和狂热，彰显理性的慎思和公允，行文晓畅却不流俗……所有这些品质都不易企及。何况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所有公共问题都会引发争议，而论辩常常让人倾向以“锋利”压倒“思考”。但在我看来，如何对待异己之见和论争对手是对作者学识与品格的某种检测。

就此而言，虽然我的教训或许远甚于经验，但私心里依然存着一个榜样，那就是汉密尔顿写在1787年《联邦党人文集》的开篇之作。当时的美国在费城制宪会议之后，围绕新的“联邦宪法”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争论，联邦主义者与反联邦主义者的分歧事关美国的根本命运。

汉密尔顿指出，各种私利可能会导致“反联邦主义”的观点。“在新宪法必然会碰到的最大障碍中”是某些人的“明显利益在于反对一切变化”。但他随后的两段话发人深省：

我清楚知道，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将哪一路人的反对（仅仅因为他们所处地位会使他们可疑）都归结于利益或野心，不是实事求是的。……使判断产生错误偏向的原因的确很多……聪明而善良的人们，在对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既有站在正确的一边，也有站在错误的一边。这一情况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给那些在任何争论中非常自以为是的人提供一个遇事实行节制的教训。……野心、贪婪、私仇、党派的对立，以及其他许多比这些更不值得称赞的动机，不仅容易对

反对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也容易对支持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假使连这些实行节制的动机都不存在，那么再也没有比各种政党一向具有的不能容忍的精神更不明智了。因为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要想用火与剑迫使人们改宗，是同样荒谬的。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

我承认我对新宪法慎重考虑以后，明确认为你们接受它是有好处的。我相信，这是你们争取自由、尊严和幸福的最可靠的方法。我不必故作有所保留。当我已经决定以后，我不会用审慎的姿态来讨好你们。我向你们坦率承认我的信仰，而且直率地向你们申述这些信仰所根据的理由。我的意图是善良的，我不屑于含糊其辞，可是对这个题目我不想多作表白。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的论点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至少这些论点是按照无损于真理本意的精神提出的。

我以为，这是一个公共写作的典范。汉密尔顿无保留地将复杂性公之于众：聪明而善良的人也可能出错，而低下的动机对意见正确的人和错误的人同样会产生作用。但这种复杂性并没有使他陷入举棋不定、语焉不详的处境。他坦陈自己的信念和观点，并告诫公众：不要看重他的善良意图，而只应当判断他的论点。

我邀请读者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的公共写作，包括正在打开的这本文集。这绝非出于自负（相反，我深知以这样苛刻的标准加诸自己会是灾难性的），而是因为当代公共讨论的问题事关重大，公众有理由提出与这种重要性相配的严苛标准。公共论说无论如何雄辩，

在本质上应当是一场对话。因此，所有的诘问总是需要自我诘问的维度。失去了这种自省意识，也就取消了意识形态与知识批判之间的界限。我知道在风云际会的焦灼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淡忘节制与审慎的智识美德。重温汉密尔顿的文字，或许有助于恢复知识人应有的责任与品格。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愿以此与公共写作的作者们共勉。

Contents

目录

辑一

迷雾与光芒

我的非经典阅读 /002

没有幻觉的个人自主性 /006

世俗时代的死亡问题 /018

祛魅时代的学术与政治 /024

民粹主义的本质 /045

人类政治的发展会殊途同归吗？ /054

面对中国模式的历史终结论 /069

“中学西渐”视野下的中国思想变革 /078

难以驯服的“狐狸” /088

价值认同的困境与可能 /099

“另类道路”的诱惑 /104

《革命之路》中的爱欲与政治 /108

面对兰德的挑衅 /114

群体性疯狂如何可能 /119

辑二

视角与世界

爱国何以成为一种美德 /126

建构纯粹的“中国范式”是否可能 /133

被误解与被滥用的自由主义 /139

自由主义及其不满 /159

寻求共建的普遍性 /171

超越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对立 /182

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及其对自由民主制的挑战 /189

民主社会中的教育权威 /209

迷失的家园 /215


开放的象牙塔 /222

共享视角的瓦解与后真相政治的困境 /231

思想工业与明星学者 /240

科学探索与政治正确的争论 /248

回顾马丁·路德·金抄袭事件 /256



One

辑一

迷雾与光芒

做
一
个
清
醒
的
现
代
人

我的非经典阅读

书海无涯而生命有限，读书当然要选择那些最有价值的中外经典名著。这个大道理听上去很自然，但多少有点乌托邦的意思。至少对我而言，经典作品在自己心智与学术的启蒙岁月中并没有产生特殊的影响。既然这里是公布“秘密书架”，就用不着端起教师给学生开书单架子，列出几十部经典书目。不如坦诚一些，交代自己实际的非经典阅读经历。

法国哲学家萨特在传记里说，他8岁就读了福楼拜的长篇，而我在8岁时读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是《高玉宝》，其中“我要读书”的那个篇章仍然令我难忘。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环境很特别，童年时代可资选择的书籍十分有限。1974年，情况有了意外的变化。当时我家住师范学院，隔壁有个林姓的同龄伙伴，母亲是师范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那年暑假的一天，小林偷来母亲的钥匙，带着我去了“文革”后被封闭的学校书库。开门的那一瞬间是令人眩晕的：几万本书安静地躺在灰尘之中，昏暗的光线照在一张张蜘蛛网上，我觉得这里暗藏着世界的秘密，永远也读不完，既兴奋又怅然。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整整

一个暑假。

那时候读了什么大多记不清了。回想起来，我们很喜欢一套“文革”前出的杂志，因为每期杂志的最后一页都会刊登一些智力测验题目，当时我们为此着迷。还有一本繁体字版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我“借”回了家，读了许多日子。当时感触最深的是保尔与冬妮娅之间在革命中夭折的恋情。多年以后，我在一首题为《1974年的阅读与情感》的诗中回忆当时的阅读体验，惋惜“缠绵的露水吞没于革命的激流”，而自己处在“彷徨而无从堕落的岁月，一个布尔乔亚的少女成为你仅有的心事，从此，革命一直使你无限忧伤”（后来读到刘小枫的短文《怀念冬妮娅》，觉得心有戚戚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概算是我的情感启蒙读物。还有一本书对我后来的日子也有许多影响。我当时找到一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文集》，只是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个奇特的名字所吸引，就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懵懵懂懂地读了“体验派”戏剧理论，他关于排演契诃夫《樱桃园》的导演阐释以及所谓“第四面墙”的概念。这次纯粹偶然的机遇，使我后来一度迷恋戏剧活动，也读了许多剧本和戏剧理论。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莎士比亚全集》，共11卷（当时每卷的售价是一元多），我读了大部分剧本，当时只感到莎士比亚的语言（其实是译者朱生豪先生的语言）华丽多彩，却并不理解这些经典剧作的内涵。

1978年，我进入大学读化学工程。但性情所致，我课外关心更多的是人文类书籍。80年代初期的阅读是庞杂混乱的。我们这一代学人中有不少都曾是“文学青年”。中国大陆在“文革”之后重印了许多世界文学名著，大家都如饥似渴，与现在的年轻人追逐村上春树

差不多，我也被这股潮流所裹挟。记得一个暑假读完了四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作者罗曼·罗兰成为我心中的英雄。虽然这也算是经典，但现在看来并不是多么伟大的作品。托尔斯泰的几部小说也是在那时候读的，但除了《安娜·卡列尼娜》之外，其他几部都未读完。与许多人相反，我特别欣赏他大段的“说教性”文字。屠格涅夫也是我喜欢的作家。而很多年之后我才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这才是伟大的作品。那几年，西方“现代派”文学开始进入中国，我密切跟踪的是袁可嘉等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从1980年开始出版，到1985年共出了四卷八本，这对我的文学艺术观有不小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我和很多人一样，有一个空洞的远大抱负，但未来要做什么却并不确切。这个时刻，伟人的传记会格外具有吸引力。其中法国作家莫洛亚的几部名人传作品充满人生智慧，给我许多启迪。而卢梭的《忏悔录》第一次让我觉得人性的复杂。

回想起来，最初影响我后来职业生涯的有两本书，都不是经典名著。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美国L.J. 宾克莱（L.J. Binkley）教授的《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介绍讨论了弗洛伊德、克尔恺郭尔、尼采、萨特、蒂利希等西方思想家的学说。这是我读懂的第一部“学术性”著作，在当时为我提供了一张有用的关于西方思想的“知识地图”，而且让我懂得现代社会的相对主义困境，人们信奉不同的多元价值，各自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但彼此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紧张与冲突，难以在一个整体框架中被调和化解。后来在美国留学期间，有一天，我坐在图书馆里心血来潮，找到了这本书的英文原著。它是如此平淡无奇——不过是一本普通而且有点过时的教科书，却在我20岁时成为我的学术启蒙读物，

它也影响了当时许多中国学人。还有一本我当时特别喜欢的书是《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三联书店1987年翻译出版）。这是英国BBC广播公司为知识大众制作的哲学家访谈节目的文本，由布莱恩·麦基（Bryan Magee）采访包括伯林、马尔库塞、艾耶尔、奎因、乔姆斯基和普特南等14位著名思想家和学者。他们以较为通俗的语言讨论了各自的研究及其与社会背景的关系。这是一部能让人兴致勃勃的思想性读物，犹如亲耳聆听这些名家的言谈。我是在这两本“通俗读物”的引导下逐渐深入，开始涉猎经典读物，包括当时陆续翻译出版或重印的（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和（三联书店的）“学术文库”系列。直到1991年出国留学，《理想的冲突》和《思想家》这两本书一直放在我书架上最醒目的位置。

由此说来，我的学术阅读起点很低，大概也是今天仍然无所成就的一个原因。比起现在的青年学人，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有许多是“先天不足”的。个人的历史犹如自己的孩子，无论是否值得骄傲，终究是无可替代的。也许，正是因为当时可供选择的书籍相对贫乏，使得我们对书籍格外痴迷而执着。回忆之中，这仍然是弥足珍贵的。